



瑜伽之路

韩 德 [[编]]
王志成 杨 柳 段力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项目成果

瑜伽之路

韩 德 〔编〕
王志成 杨 柳 段力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瑜伽之路/(英)韩德编;王志成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

(文明经典文丛)

ISBN 7-308-04637-0

I. 瑜... II. ①韩... ②王... III. ①宗教文化—简介—印度—②辨喜—哲学思想③瑜伽术—基本知识
IV. ①B928.351②B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0246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6-4号

瑜伽之路

韩德 编 王志成 等译

丛书策划 袁亚春

责任编辑 陈丽霞 袁亚春

装帧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14千字

版 印 次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637-0/B·06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主编 王志成

编委 董 平 韩 德 思 竹 黄 铭

张新樟 叶济源 段力萍

策划 袁亚春





辨喜像之一



辨喜像之二



室利·罗摩克里希那·帕拉玛哈啥像



室利·莎拉达·兑维像



总序

一直以来想做一件事：翻译一些比较经典性的书，出版一些富有生活气息和思考浓度的书，这些书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感受到我们能够过上更圆满、更自在、更自信、更有意义的生活。

浙江大学出版社感到我们的想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是很有意义的，欣然同意出版一套《文明经典文丛》。我希望这套书确实可以帮助提升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使他们的生活/生命更加和谐。

《文明经典文丛》所容纳的不仅仅有学术的内容，更有精神生命的内容。在我们东方，哲学和生命是不分的。我们的理智活动是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有的和我们的生命关系密切，有的不那么密切。

例如东方瑜伽，它不仅可以是学术的理智探讨，更可以是生命的试验。瑜伽的原意是“联结”。联结什么？可以和我们的身体联结，通过锻炼瑜伽达到健体的目的；可以和我们的的心灵联结，使得我们的心灵更加超然、自在，更能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喜悦；可以和内在的生命本身联结，使得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可以通过瑜伽锻炼，帮助我们培养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和其他人、其他社会共同体有一种更健康的关系，甚至可以帮助我

们进行有效的自我对话、个体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文明间对话。瑜伽是走向个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一种方式、一条道路。

文明有多种含义。我们这里是狭义的,主要指精神领域的。从时间上说,我们既选择第一轴心时代的文明经典,也选择正在形成中的第二轴心时代文明的可能的经典,或者一些富有新思想的著作。第二轴心时代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我们甚至在不久之前都是无法设想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传统的经典需要有新的理解才能发挥其作用,而新文明的著作(其中包含经典性著作)自然也不断地涌现。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回顾起第一轴心时代(公元前8—前2世纪)在地球不同地区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来往。但今天由于地球处于一个全球村中,新文明的创造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中国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一起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我们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明。

翻译和著述这方面的书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而且能为我们更多人参与新文明、新文化的创造提供参考。

浙江大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也希望浙江大学在21世纪可以更多地参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

是为序。

王志诚博士

前言

斯瓦米·加哈阿南达*

辨喜(斯瓦米·维惟卡南达)被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誉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尽管他出生于印度,并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深的自豪感,但辨喜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国界的。他爱着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在印度、中国还是美国。他通常被描述成一位宗教领袖,但他与同时代的宗教领袖存在着两个重要区别:科学的倾向性和人道主义。他将科学视为对真理的寻求,与宗教互补。至于人道主义,辨喜算得上是现代印度第一个为被蹂躏的底层民众说话的人。他宣称:“倘若上帝或某种宗教不能为寡妇擦去泪水,不能给孤儿带去一片面包,我是不会信奉的。”

辨喜对现代思想,尤其是现代印度思想的贡献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他是第一个把古代圣人的灵性洞见放入现代思想的语言逻辑框架中进行讲解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科学和宗教,至少是科学和吠檀多进行了调和。

辨喜将人重新定义为“潜在的神性”,从而消

* 斯瓦米·加哈阿南达(Swami Gahanananda)是现代印度地位最高的宗教导师之一。他生于1916年,在23岁时弃绝。他的导师是辨喜的亲传弟子斯瓦米·维拉吉阿南达(Swami Virajananda)。印度的精神遗产就是在导师和弟子的直接传承中焕发发生机的。2005年,斯瓦米·加哈阿南达成了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的会长。他的健康状况极佳,每天都接待数以百计的灵性求访者。

除了人神间的隔阂。这为一种富有启发的人道主义奠定了基础，这种人道主义考虑到了人的灵性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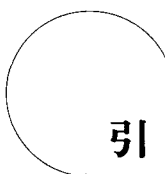
辨喜的另一贡献是为一套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打下了根基。道德权威不再依靠恐吓或强迫来压制人，它源自灵魂内在的纯粹性和仁慈（这里要提一下，这种道德伦理观点与公元前3世纪中国哲学家孟子的观点很相似）。

辨喜反对各种形式的消极想法（尤其是罪的观念），这些思想常常以沮丧、自杀等形式显现出来。他倡导一种积极的生活观，强调力量是首要的德行。

最后，辨喜不仅仅将奉献爱心和服务他人当作一种实践的美德，而且视为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它天然地产生于所有生命的一体性。

他的思想大都体现于他在西方和印度发表的演说中，有一部分思想也可从他多达500封的书信和在不同地方的讲学和交谈中挖掘出来。九卷本的《辨喜全集》最初在英国出版，现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印度方言。

得知他的某些重要作品即将在中国出版，真是令人高兴。感谢英国考文垂大学韩德博士，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以及杨柳、段力萍两位合译者所做的努力。我们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我们希望王教授的工作能重新开启中印人民之间被忽略的文化联系，帮助更多真诚的追寻者在生活中找到新的意义。



引言

韩
德

巴沙姆(A. L. Basham 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文明教授)说:“在若干个世纪里,人们会记得辨喜(Swami Vivekananda,亦译作斯瓦米·维维卡南达)是现代世界的主要奠基者,尤其就亚洲而言,是印度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辨喜是印度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他在西方也闻名遐迩,广受敬仰。他于1902年去世,英年39岁,但其短暂的一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久居英美,是第一个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的亚洲人。他是全球化时代中一个早期的亚洲思想家,尝试评估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造成的破坏以及可能性。他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在孟加拉出生、长大,却在加尔各答英国人的中小学和大学接受教育,之后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首府接受教育。他一生致力于提升印度妇女和下层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坚持认为他们会轻易地将英国人撵出印度,而当时的英国人看起来是多么坚不可摧。他甚至论证了当时人难以置信的观点:亚洲文化本质上远远优越于西方文化!他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灵感,例如他对甘地产生的影响。

然而,辨喜同时致力于实践传统的印度哲学和神秘主义;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在西方传授冥想和瑜伽的人,实际上在西方每一个城市甚至小城

镇都有冥想和瑜伽班；他创建的道院在印度是最大的；印度正享受着独立、民主、繁荣和灵性所带来的巨大新生，这部分归功于他的教育投资。正如辨喜于1900年在旧金山说的：

在你研究印度文明时，你会发现它几次消亡，又几度复兴；这就是它的独特性。大多数民族一度兴起，然后就永远消逝。有两类民族：持续发展的民族和发展终结的民族。印度和中国这样爱好和平的民族，曾经衰落，却再次复兴；而其他民族，一旦衰落，就再也发展不起来——它们消亡了。促进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享有这片土地。

在伦敦的一个稍早的场合，辨喜也谈到了中国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一位记者问他：“一个不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可以称其为伟大吗？”“是的，”辨喜毫不迟疑地说，“中国便是。我已经游历过中国和日本。如今，中国虽然像一个无组织的团体，但是在地伟大的盛年时期，她拥有任何国家所知的、最值得赞美的体制。我们称之为现代的很多技巧和创造，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的中国人那里就已经用上了。”

辨喜强调亚洲国家共同的遗产：

从历史上说，佛教是最重要的宗教……因为它是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最巨大的宗教运动，是突然降临人类社会的最巨大的灵性之波。它或多或少地对每一个文明都以某种方式产生了影响。在精神上，佛教徒是最热情的，也非常富有宣教性。他们是各种宗教的追随者中首批不满足于他们的教团之范围的人。他们宣教既广又远。他们到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传教。他们进入了最黑暗的西藏，去了波斯、小亚细亚；他们也去了俄国、波兰以及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他们去了中国、朝鲜、日本，也去了缅甸、泰国以及印度以东的国家。当亚历山大大帝通过军事征服让地中海区域和印度接触时，印度的智慧马上找到了一个通道，使之通往亚欧大部分地区。佛教僧侣去不同国家传教；随着他们的传教，迷信和神职人员的权力就开始如太阳前面的薄雾一样消散了。

辨喜融合了东方和西方,古代神秘主义和全球政治。这在1892年是难以预见的。当时,辨喜是一个托钵僧,他只有一块腰布、一个罐和几本书。依传统,他游历印度,拜访圣地,拜访圣人,有时沉思冥想、传教,饥饿时化缘充饥。他曾经为歹徒绑架,遭遇老虎,睡于森林和宫殿,研读印度教和佛教经典。到次年(1893)末,他却成了美国新闻界的宠儿,是深受美国东海岸上层阶级欢迎的客人。

这怎么会发生的呢?当时,美国精英都是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依教义上说都是基督徒。奴隶制只有到了最近才被废弃;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其他移民都普遍受到歧视,处处都受到强权者的排斥。美国,尤其英国、西班牙和德国,开始和其竞争者争夺新的全球地位。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日不落帝国”;印度则是“王冠上的珠宝”,是世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而其文化即使不被愚弄,通常也会被误解,其人民则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当时英美共同的信念就是强烈地肯定基督教优越于其他信仰。除了蔑视其他人的种族特点和肤色之外,大多数西方精英(有一些可敬的例外)也鄙视非基督教的信念。他们强烈鼓励在非洲、中国和印度的宣教事业。归化“异教徒”是帝国计划,即掠夺资源、政治控制和军事占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显示基督教的优越性,许多学术团体和宗教团体决定在美国主办“世界宗教议会”。该议会于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此次议会选择与大型商品交易会(被称为“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同期举行。西方的商业、技术和宗教一定会是最好的,也似乎是最好的,不言而喻地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秩序。然而,为了增添光彩,组织者确实接纳了来自其他国家和信仰的人,以使得这次议会可能名副其实。这个构思很有活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993年和2000年举行过类似议会。

开幕式如期进行,组织者们都致欢迎词,他们全是热心的基督徒。但到了傍晚,炸弹一般的事件发生了。一个年轻人站在讲台中央,皮肤褐色、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洪亮、身披土黄色长袍的辨喜出现在世界面前。据许多在场人士所言,当时整个开幕式的气氛看上去令人振奋。辨喜这样说:“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对于你们给予我们热情而诚恳的接待,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以世界上最古老的道院之名义感谢你们;我以诸宗教之母的名义感谢你们;我以印度各阶层和宗派无数人的名义感谢你们。”听众自发地为他鼓掌。

他继续其非常著名的演说,充分承认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权利,但也强烈地声称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同等价值。他提醒西方世界,尤其英国,印度会再次复兴,再次成为伟大而独立的民族,甚至“征服世界”——但方式是微妙的、建设性的,这不是英国人所能想象的,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战争,而是通过灵性浪潮。大约五十年后,英国人确实被逐出印度,这场斗争并未诉诸武力,而是通过堪称历史上首例和平主义政治斗争的大众运动。该运动是受甘地启发,而甘地自己就是辨喜的一个坚定仰慕者。

在这次演说及之后十年的演说中,辨喜为国际间的发展阐明了一个新范式。简单地说,西方人需要通过向亚洲学习以提升其粗糙的唯物主义和教条的宗教。他在好几个场合预言,否则西方文明将被迫走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同时,亚洲各社会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抛弃若干世纪以来的种姓制度、男性沙文主义、迷信和软弱,以便达到彻底独立地恢复其合法遗产。

由此可见,辨喜是持一种动态观点。一方面,他承认西方文化的许多特点都是有益的。他不是一个保守派人士,相反他接近印度革命者,尤其关注民族独立、种姓制度和经济不公正等问题。他论证说,印度应该采纳最现代的制度,而不是宣扬回到某个神秘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他明确反对印度或者中国像

乞丐那样面对西方国家。作为与这些现代组织方法的交换条件,亚洲可以提供更加深厚的东西,即数千年的灵性文化。

他的先驱性贡献,在于看到并赞赏依然活跃于亚洲的充满生机的深度灵性,尽管那时的亚洲仍属于殖民地;并且他认为事实上西方迫切需要这种灵性。有些现代评论家以消极的方式谈论“文明的冲突”。辨喜则在寻求其积极面:即在西方传播灵性生活,在亚洲促进社会繁荣和民族自决,在诸文明之间进行实际对话。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亚洲国家的关系或许令他喜悦——而他的大多数听众会大为震惊。印度和中国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具有极大的经济力量和稳定的政治体制。此外,它们及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恢复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遗产。

同时,西欧已经普遍跨越教条的基督教:大部分人完全不相信教会,而教会本身被迫改革许多过时的教条。基督教基要主义在美国确实还很强大,但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已经在学习——不管是偶尔的还是严肃的——亚洲文化的冥想和其他方面。

辨喜是一颗耀眼的星星,给无数人以启发。他就像一颗流星,短暂地照亮夜空,然后就消逝了。从宗教议会到1902年在加尔各答去世,他的政治生活只持续了十年。但他在印度创建的道院,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无数成员;他出版的著作现在已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共计九卷;无数学院、医院和公共建筑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视为一个圣人,或是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之一。